



故园树影里

赵西雷

说起家乡，便想起童年；说起树，便念起故园。在悠远的时空与有限的视野中，有关童年与树的记忆，仿佛被镶嵌进精美的画框，熠熠生辉，历久难忘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物资匮乏，土地贫瘠。尽管人们多在温饱线上徘徊，却始终未失对生活的热忱。为装点家园，也为在清苦岁月里存一份甜美期盼，家家户户多在院中栽上几株花卉、几棵果木。就像古人那样“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”。那时花木种苗稀缺，谁家若有一株稀罕的花木，常能引来邻里登门观赏，成为美谈。

因此，我也早早萌发了对花木的喜爱。年少的心中，氤氲着花果的芬芳和醇香，那丝丝缕缕的香气，点点滴滴的沁润，成为绵长而温暖的慰藉。

故园中那棵黧黑粗犷的枣树，与枝条柔韧的石榴树，承载着我如梦似蜜的回忆；倚墙而生的榆树与满身圪

针的槐树，每到春天便挂满榆钱与槐花，成为我们餐桌上的应时美味。房前的椿树，院门旁边的楝树，所结的“椿牌”与“楝豆”，也成了我们儿时游戏中不可或缺的“道具”。

记得村里有户人家，门前长着一棵老皂荚树。据说树上的皂荚角可以用来洗衣，我感到十分稀奇，便邀小伙伴一同去看。我们不信那皂荚能浸出皂液，还特地拾了一枚回家试验——虽终究未明其理，但那份好奇与执着，至今想起仍觉有趣。

认识树木，多是从它们的花与果开始。如后来常见的苹果、梨、柿子和葡萄等。果子成熟时节，美味在唇齿之间回旋，那时水果的甘醇甜美，真是“没齿难忘”，也是如今年长者口中日思夜念的“童年的味道”。

六十年代后的兰考大地，有一种树木最常见，那就是泡桐树。这是兰考人的集体记忆。人们对泡桐树也有着共同的情感，亦即家乡人常说的“看到泡桐树，想起焦裕禄”。

1962年冬，焦裕禄临危受命，来到兰考担任县委书记，带领群众与风沙、盐碱、内涝“三害”顽强斗争。他广植泡桐锁风沙的治灾之举，为兰考植下了绿色的梦想和希望。焦裕禄书记当年手植的那棵泡桐树，至今仍葳蕤茂盛，被人们亲切地唤作“焦桐”，成为兰考的红色地标之一。

如今，兰考人以泡桐木为音板原料制作的民族乐器畅销海内外，这也成为兰考经济发展的朝阳产业；丰富的木材资源也让家居产业逐渐兴起，让兰考这一两千年前的“户牖之乡”焕发新生。

兰考春秋时称“户牖”，“户牖”即门窗，因兰考盛产门窗而获名。由此推知，彼时的户牖邑必定林木繁茂，木材充裕，所以才能户牖产业兴旺。

千年一瞬，沧海桑田。黄河岸边的兰考历经洪涝洗礼、岁月冲刷，多少树木湮没于时光洪流中。据有关部门统计，就古树名木而

言，截至目前，兰考仅有古树名木340株，涵盖12科17属22种。其中散生古树名木80株，古树群10处共260株；包括国家二级古树194株、三级古树73株，后续资源73株。

位于三义寨乡白云山的张良墓园，占地60余亩，园内有近200棵古柏，树龄均逾三百年，是兰考面积最大、数量最多的古树群。史载张良墓园原规模更大，古柏曾达万株，而现存柏树多为明代所植。昔日张良在辅佐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后功成身退，被后人誉为“一代帝师，千古谋圣”。柏树四季常青，庄重肃穆，象征着逝者精神永存。历代百姓在墓园植柏，既表哀思，亦是敬仰。

树木无言，人间有爱。今年3月15日，我国首部国家级古树名木保护专项法规《古树名木保护条例》正式施行，古树名木迎来了法治保护的春天。相关部门加强了对古树名木的规范化、科学化管理，兰考县检察院机关也通过公益诉讼加强监督，为

这些“绿色活文物”加装了法治“护身符”。如今的家乡林网如织、绿树成荫，在古老与现代的交织中，一个以绿色为底色的生态宜居新兰考正在悄然崛起。

一株古树，就是一部历史、一位长者、一种文明；一株名木，更是一个故事、一段传奇、一种精神。它们承载文化，唤起敬畏，延续记忆。古树名木，也让兰考的文化底蕴更加丰厚、更具魅力。

树木是沉默的见证者，也是无私的奉献者。它是大自然的馈赠，亦是人类的益友。纪伯伦说——树木是大地写在天空的诗。泰戈尔面对树木也曾抒情——安静些吧，我的心，这些大树都是祈祷者呀。

我爱家乡，也爱家乡的树。它们装点并丰富了我们的生活，也让我感悟：人当如树，扎根脚跟，不惧风霜，胸怀坦荡，永远向着阳光生长。

（作者单位：河南省兰考县人民检察院）



吾心安处

李小平

天峻山的美，是刻在晋地风骨里的清奇。天峻山的奇，是挟裹着远古的苍茫回响。相传上古时期，天峻山一带为共工怒触不周山后“天柱折，地维绝”的遗迹之一。地质运动撕裂出的断壁悬崖陡峭如削，民间遂有“天工峻削”之说，世代相传，最终演绎成“天峻山”三个字，在太岳山脉的云海间沉淀了千年。

我与天峻山初遇，是在2018年的重阳节。彼时，从赵家庄通往天峻山的路，还是一条坑洼不平的土路，仅容一辆车勉强通行。司机是个刚拿到驾照的小伙子，方向盘在他手中微微颤抖，车轮碾过碎石与沟壑，发出“咣当咣当”的声响。在大家的不断鼓励下，汽车才像蜗牛般安全挪到了山脚下。小伙子说，走过这条路，以后去哪也不怕了。那时，登山的路蜿蜒在茂密的林间，脚下是经年累月堆积的落叶，踩上去宛若松软的毯，发出簌簌的轻响，像大地在沉沉低语。五彩斑斓的叶子在枝头摇曳，猩红、橙黄、浅金、翠绿交织在一起，晃得人眼花缭乱。秋意便顺着这叶脉的纹路，一点点浸满了整座山。偶有阳光穿透枝叶的缝隙，在山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随脚步移动，如梦似幻。

再上天峻山，便是今年的深秋，与文友们结伴同行。昔日的土路已变为宽阔平坦的旅游公路，还能双向行车。

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，我便搭上徐老师的车，准时赶到集合点，又换乘任老师的车汇入车队。20人分乘4辆车，车队沿着公路向山而行。一路上，听着车内的老教师们谈古论今，好不热闹，路途似乎也没那么遥远了。

来到赵家庄，刚推开车门，便被头顶那片澄净湛蓝的天空攫住了目光。这片天空我并不陌生，在下乡的

数年里，它曾无数次映入我的眼帘，但我却依旧为它的纯粹所惊艳，那种蓝像被山泉水洗练过千百遍。久居城市，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，很难见到这般纯净的蓝。万里无云，澄澈得像一片没有一点涟漪的湖水，足以荡涤所有尘心，心灵彻底放空，或许这就是采风的意义吧。

以前在赵家庄下乡时，结识了村里的几位乡亲。虽然这天是周六，但乡亲们并没有休息，还在忙前忙后地招呼游客。闲谈间，他们笑着告诉我，村里的日子越来越好了。想起我们刚被安排到赵家庄下乡时，如今平整开阔的停车场与绿树成荫的公园所在的地方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洼地，堆满了废弃的垃圾与碎石。当年村干部提议建公园，单位积极协调电力部门，不仅重新选址，调整了变压器的位置，还对线路进行了全面升级，顺带解决了村里三家企业用电不畅的难题。时隔数年，公园落成，其中设有五彩交织的健走步道和宽敞的停车场，绿植、凉亭错落有致，天峻山成了周边县游客喜爱的地方。

坐上观光车，一行人在旅游公路上疾驰，车子接连转过几个陡峭急弯，便到了天峻山脚下。一阵秋风拂过，路边的一棵大树轻轻颌首，金黄的叶子便扑簌簌地飘在空中，像漫天飞舞的蝴蝶，漫步过后又缓慢而轻柔地落在台阶上、草丛中，斑驳凌乱却别有韵味。地上一片枯黄的高草顺势匍匐在地，宛如舞蹈演员摆出侧身伏地的造型，静静定格十余秒，而后又在风停时缓缓起身。身旁同行的老师说，她最爱这般景致，可惜指尖滑动手机的动作太慢，没能抢拍下这美妙的一瞬。我们在原地等了一阵儿，终究没能等来又一阵恰到好处的秋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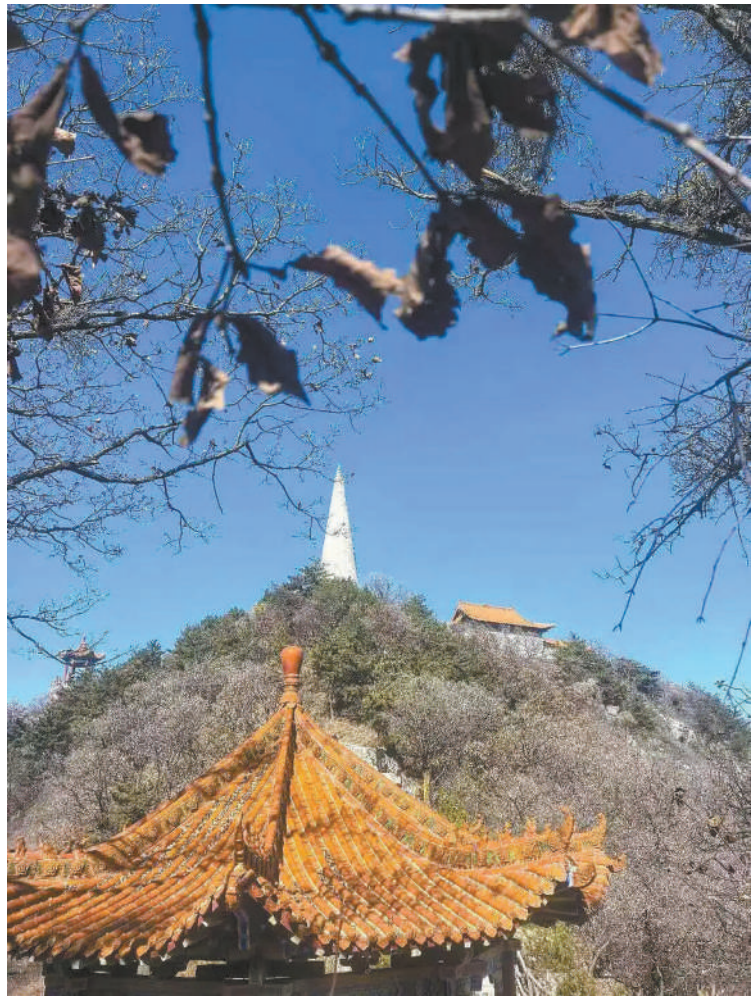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美好向来易逝，唯有遇见时及时珍惜，方能不负其馈。

山上的秋来得更早一些，那些多彩耀眼的叶子已难觅踪迹，树上多是干干净净的枝丫，却也透着一种疏朗的美。黄豆大小的红果子密密麻麻地缀满枝头，红得发亮，一粒一粒分散开来，一枝一枝布满整个树冠，成了此时山间最亮眼的风景。大家纷纷举起手机，将红果与远处的山峦纳入取景框，定格这份秋日独有的绚烂。

登至山顶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云盖寺。听同行的老师介绍，寺内供奉着文殊菩萨，是智慧与学业的象征，难怪前来参拜的人络绎不绝。我缓缓步入寺中，殿内香烟袅袅，光线柔和，虔诚的人们正有节奏地敲香参拜，双手合十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其中有一位身着素衣的男士，动作标准，极为认真专注。

走出寺庙，来到文峰塔下的观景亭，极目向上，文峰塔像一支被削尖的笔，直插云霄，似有青云直上、遥遥领先之势。俯瞰山下，平日里高楼林立的介休城，此刻缩成了小小的聚落，那些熟悉的建筑竟像孩子们搭的积木一样小巧玲珑。向远方望去，一个又一个规模相近的聚落点缀在大地之上，那是平遥、孝义、汾阳等周边县市。转到亭子另一侧，换个角度远眺，是绵延不绝、此起彼伏的山脉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泛出氤氲着薄雾的青蓝色，恍惚间似有仙气缭绕不散，让人分不清是山在云中，还是云在山间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社会动荡引发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与文化交融，道教和佛教相继传入介休，天峻山便因这份清幽与灵秀，成了修行者的世外桃源。如今身临其境，那份清静自然，历经千年仍未消散，足以让人忘却世间



天峻山风光

的烦恼。想起中学时喜爱的一篇课文《我的空中楼阁》，对文中“小屋玲珑地立于山脊一个柔和的角度上”的描述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若是此刻，青黛色的山峦间能点缀一间白墙红瓦的小屋，如宝石般镶嵌其中，那又会成为谁的精神栖居地？眼前的山没有小屋，却有云盖寺与文峰塔相伴，何尝不是另一种绝妙？灰白的尖塔刺破苍穹，金黄的寺顶辉映日月，不正这是山间最美的点缀，不也是人们心中最深的惦念？

我站在天峻山的基座下，帮老师们拍照，寻觅拍摄文峰塔与人物同框

的最佳角度。三五成群的游人围着塔缓缓绕行，听见几位阿姨念叨着“顺转三圈祈福，倒转三圈消灾”，边走边双手合十，满心虔诚。绕塔游览时，我忽然懂得，天峻山的灵秀从不止于山水——它见证着赵家庄从泥泞到整洁的变迁，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热忱希望，更成了漂泊灵魂的锚点。这山、这寺、这塔，早已成为介休人心中最安稳的精神原乡。无论走多远，回头望乡，总有一片峰峦载着岁月，等你心归。

（作者单位：山西省介休市人民检察院）



月光中的老城

范建生

峰建亭纪念，称之“问月亭”，为一方土地上的无边美丽作出生动注脚。居高望去，碧波峰下灯火璀璨，清江波光粼粼，在诗人从千年前流传的吟哦声中，老城时过境迁，早已换了人间。

古城墙下有保存完好的城门洞，仿佛把时光拉回遥远的过去。随着时间的沉淀，地面的青石板已被磨得光滑湿润，手指摸上去，能触到时光留下的细痕，感受历史的余温。可以想象，沿着古驿道，那时进城出城的人潮是多么熙熙攘攘，似乎还可以听到南来北往的人的喧闹。城门洞连接着古今，走在城门洞里，仿若穿行在岁月的时光里，感受时光的绵延厚重，拥抱一阵穿城而过的风，依稀能听见从树林里传来的秋蝉声。

老城有许多古老元素，比如文昌阁、洗马池、关公庙、白衣庵等，印证着古城的沧桑。但我认为，那一大片瓦房才是古城的风韵。清早，叽叽喳喳的麻雀声，是老城最动听的音符。麻雀的一声叽喳，散一缕花香，衔一丝阳光，半个太阳被叨出层层叠叠的瓦房，一轮薄月还挂在树梢，脚步声在石板街的那头响起，老城在袅袅炊烟中醒来。

到了夜晚，一切又显得那么静谧，夜空中只有流星划过。碧莹莹的清江如一条玉带，波光粼粼，缓缓流入老城的梦中。

幽幽的月光，剪出青石街沿一角温暖的空间。离城门洞不远，有一个古老的南门客栈，这是南来北往的商贸经常打尖的地方，也有赶马车的汉子来这里吃酒，来一笼水浸包子，点一盘牛肉，蘸一点蒜泥，酒只管大碗筛来，到落日时分吃到月上，相视间哈哈大笑，说“好安逸”，然后各奔东西。此时，月光冷照着客栈的遗址，显得冷冷清清。

不知不觉来到儿时的老屋，四合院里的水井映照出我年少的脸颊，还有摇晃的月亮，仿佛是岁月铎铃，盈盈一握，让人怀念。住在老屋，让我念念不忘的是“纸房子”里的年。所谓“纸房子”，就是用废旧纸裱装的陈旧的房子，时间长了，报纸一层覆盖一层，成了粘稠的房子。我小时候就住在这种纸房子里，年，也就在这种纸房子里度过。

裱装房子基本上一年一次。那一年，作为小职员父亲的照例从单位带回一大沓旧报纸，准备裱装房子。以前，这活总是父亲干，由于那

段时间父亲忙，就把这活交给了我们。裱装房子是个细致活，也是有讲究的，先要找准接口，报纸要一张一张对齐，抹平，转弯抹角处要衔接得恰到好处，这样裱装出的效果才好。好在我们兄弟几个经常给父亲当帮手，干起来并不难。半天的工夫，就将房子裱装好了。开始，由于报纸被糨糊打湿了，刚裱装的屋里反倒显得有些黑暗，到了第二天报纸干了，房子里才显得亮堂。房子裱装好后，再贴上一张吉祥如意的年画，屋子里顿时充满了浓浓的年味。

除夕之夜，精明能干的母亲扎着围裙，忙着在厨房里推汤圆，炸果子，烙豆皮，窝醪糟，炉火映红了她那慈祥的脸庞，父亲则在一边收拾着，这是我们最喜欢的一幅画。从厨房里飘溢出的油炸食物香气，馋得我们直吞口水。夜晚，我们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。屋里很温暖，于是打开楼阁上的天窗趴在上面看夜景。只见除夕之夜的老城墙下，一片青瓦，层层叠叠，好多家的窗户都亮着，人影晃动，小街沉浸在年的喜悦之中。

后来，正值壮年的母亲意外去世。每次看到月亮，我就想起母亲，

想起“纸房子”里的年。在夜深人静时，我常常伫立在窗口，任月光轻轻掠过我的心头。月光照射在窗棂上，那一根根窗棂闪闪发光，化作对母亲和那个年月的依偎眷恋。

不知不觉穿过老街，步入樱花大道，这是一个放飞心情的地方。如果是在春天，清江两岸的樱花如约开成霞，花枝上的花朵密密匝匝，那几乎透明的花瓣，细小精致如柳树，渲染着生活的美好。河堤上花柳成荫，随风扬起万千条，恍惚间竟有江南意境。而此时，层层叠叠的复羽叶栎树花代替了樱花。盛开的栎树花，簇拥着一座石拱桥，而石拱桥的旁边，则是一座现代化的斜拉大桥。两桥相依，见证着老城的变迁，与老城融为一体，成为美景的一部分。站在石桥上凭栏眺望，只见清江两岸高楼耸立，霓虹闪烁。在我眼里，石拱桥犹如一位老人，安详地听着桥下清江流淌的吟唱。那些灿烂的栎树花，星星点点，在清江的摇篮曲中，犹似亮晶晶的星辰自银河悄然跌落人间。

走在老城的夜里，最美的是穿城而过的清江。月光下的河流是那么的温柔柔美，如吟如唱的流水在月光下静静地流淌，月光浮在水面，闪烁闪烁，恰如一地繁星。河水环绕着老城，老城依偎着河水，一任月光尽情挥洒诗意，恬静而幽美。

（作者单位：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检察院）

高粱魂

梅静

对于爱好文学的人来说，“高密”是一个明灯般的存在，因为《红高粱》，因为莫言。然而，痴长了半个世纪的我，竟然不知道它到底在山东的什么位置，更没见过一株长在地里的活高粱。因此，当我接到第23届检察文学奖会在高密举办的通知时，激动不已。

火车驶入山东省内，一路听到车喇叭里的报站，我的地理知识才算刷新。原来，作为一个由山东潍坊代管的县级市，高密处于潍坊市和青岛市的中间位置，距离青岛市区更近一些。抵达高密市区，以“红高粱”命名的酒店、饭馆等随处可见。司机说，红高粱是高密的脸、高密的魂。

我急切地盯着窗外，想找到莫言笔下的鲜活红高粱。司机告诉我，出市区四十分钟车程，就是高密东北乡。

我知道，那是莫言的老家。听说早在2013年，他住过的老屋就已被辟为“莫言旧居”，不少写作者专程前往，摸摸门框，蹭蹭墙壁，以图沾点灵感和文气。我却好奇，是怎样的一方水土养育出了这位享誉世界的大作家。

终于，我与文友们一同坐上了前往东北乡的汽车。不一会儿，城市建筑渐渐退去，一望无际的田野里，成片的深红翻涌奔腾，如同燃烧的大海。这，就是电影里的红高粱了！

兴奋中，汽车在村前停下，一株株高粱亲切地立在我的面前。我细抚它，感觉与远观的大片之美完全不同。它的模样很像玉米，茎秆却更加直立坚挺，穗头也更加硕大粗粝，仿佛一根根高举的火炬。村头大嫂说，高粱皮实，好侍弄，庄稼人都爱种。我在百度搜索，得知高粱耐旱、耐贫瘠、耐盐碱，对生长环境要求不高，籽实却可作食粮、酿酒等。晒干后的带穗高粱秆，还是很好的扫帚材料。

往村里稍走几步，便到了莫言旧居。低矮的土坯院墙、站进四五人便转不开身的房间、简陋的屋内陈设，无声讲述着主人的艰辛过往。

出生于普通农家的莫言，从小便被放养在乡野。在遮天蔽日的青纱帐里，他却听懂了万物的声音与情感。在夜晚的邻里闲谈、难得的集市喧闹中，他又听来了脚下土地的古干传奇。青年时代，被岁月发酵过的乡土情愫从他心中奔涌而出，化作一壶壶香气浓郁的文学佳酿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他创作的《红高粱》被搬上银幕，并斩获国际大奖。他也因此走上国际文坛，驰骋二十多年后，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
家乡是莫言文学的底色，读过他的作品，再走进这片长满红高粱的土地，我忽然明白，他的每一个字，都如同这红高粱，朴素，沉实，温暖人心。

或许是莫言作品的影响力太过巨大，我原以为，高密就是一家产高粱的农业地区，来后才获悉，这里的工业发展得也很不错，豪迈集团就是其中的代表。

位于高密市经济开发区的豪迈产业园，规模十分宏大。带领我们参观的集团员工、全国人大代表王钦峰介绍，三十多年前，豪迈还只是一家濒临倒闭的乡镇企业，但颇具远见的企业负责人重视技术，鼓励创新，使企业不断实现跨越，现已成为全球轮胎模具龙头和高端机械装备领跑企业。

豪迈人推崇红高粱的昂扬向上，并将其熔铸为“勇于创新，持续超越”的企业精神。在此氛围中，员工人人思创新、谋创新。仅有初中学历的王钦峰，凭着对实践问题的深入思考和钻研，成功研发出全国首台轮胎模具专用电火花机床，获得国家专利证书，为企业发展作出贡献。豪迈人都说，高粱魂，是企业的制胜法宝，更是腾飞的驱动器。

红高粱是莫言的文学名片，而莫言曾有十年在检察院日报社工作的经历。这段特殊履历，让他成为检察文化的开拓者和推动者，也让坚韧炽热的红高粱精神融入了检察人的血脉。

在高密，我还见到了一群眼里有光、行路有声的检察官。他们深耕未成年人民法保护，推动法院少年庭、检察院未检部门、地方关工委等多部门联合护未，全市青少年犯罪率大幅下降；他们精通数智赋能，开发的多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让检察办案更便捷高效。

最让我“惊艳”的是，在这里，影响力案件的承办人、亮点工作的解读者，竟一水儿都是年轻面孔。他们的脸上，写满了激情与蓬勃。他们发挥青年先锋作用，不仅成为高密，更成为整个潍坊检察的文化内核。

离开高密时，一场冷空气冻得我瑟瑟发抖，但我的心热乎乎的，那是高粱魂的萦绕和升腾。
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）